

果戈理幽默作品选



世界幽默文学经典

[俄] 果戈理著 王加兴译



「俄」果戈理著

王加兴译

江

出

版

社

果戈理 幽默作品选



果戈理幽默作品选

[俄]果戈理 著

王加兴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西华书局发行

桂林中核印刷厂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25 插页 2 字数31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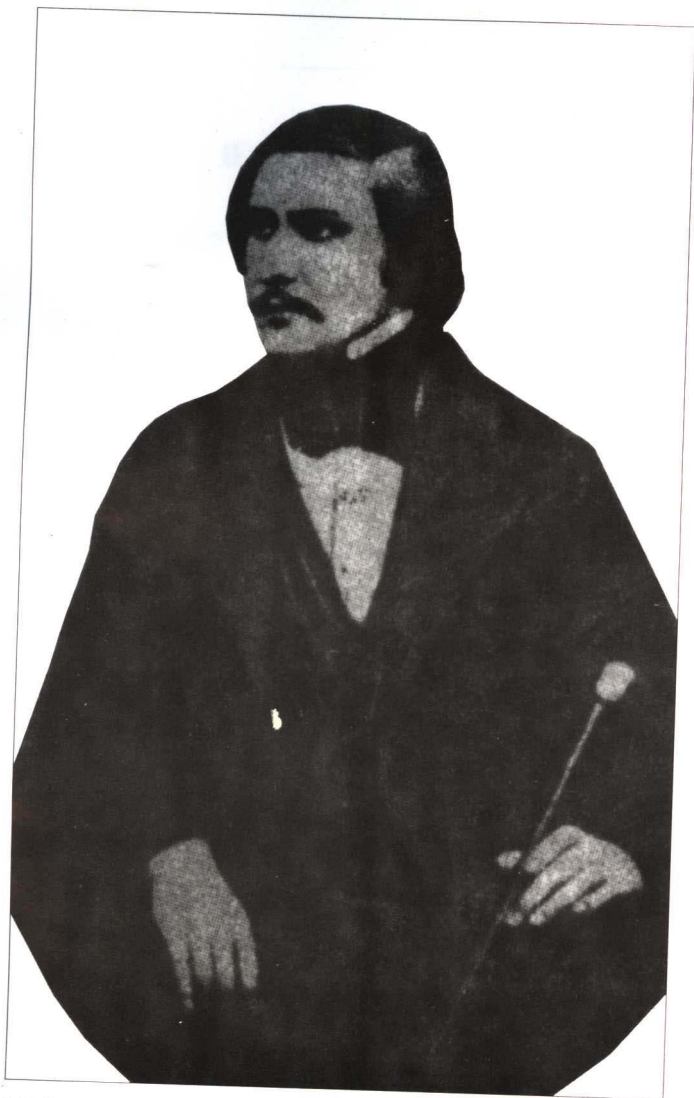
1999年1月第1版 2001年2月第3次印刷

印 数: 16001-24000

ISBN 7-5408-2351-3/I·1420

定价: 1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俄】果戈理，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1809-1852）

“含泪的笑”

——谈果戈理的幽默艺术

王加兴

果戈理是俄国文学史上杰出的幽默讽刺大师。他的作品充满了机智、幽默、揶揄和讽刺的笔调，他深谙笑的艺术。总的来说，他的笑不是那种轻松活泼的笑，更不是那种低级趣味的插科打诨。我们在读了他的作品之后，决不会一笑了之。他的笑往往会引起我们的忧思和悲伤，正如别林斯基所说，他的作品“开始可笑，后来悲伤”^①！作家本人也曾这样写道：“（这种）笑比想象的更有意义，更加深刻。这不是由于性格一时受了刺激和易于激动的、变态的心理所产生的那种笑，也不是供人们消闲解闷的那种笑，而是为了深刻地认识事物，使那些不引人注目的东西更加鲜明突出的那种笑，如果没有这种笑的识透力，生活中琐碎空虚的东西便不会令人感到可怕^②。”产生这种笑的基础便是喜剧性。所谓喜剧性是指人的生活“内在的空虚和微不足道，披上了奢望具有内容和现实意义的外

① 满涛译《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596页。

② 波斯彼洛夫著，邱榆若等译《文艺学引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38页。

衣^①”(车尔尼雪夫斯基语)。因此也可以说,喜剧性产生于生活现象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悖逆与矛盾之中:分明是丑陋的,却非要表现为美丽;分明是矮小的,却偏要摆出一副伟岸的架式;分明是滑稽的,却以一副俨然的面目出现;分明是荒谬的,却硬要装扮成合理的。“任何矛盾都是可笑和喜剧性的源泉^②。”

现在人们习惯于将果戈理称为俄国文学中最伟大的幽默作家,而将谢德林称为最伟大的讽刺作家。果戈理的幽默具有深刻的内涵,他的幽默来自于可笑的生活现象与作家本人崇高的理想之间的抵触和对立,体现出作家本人的内心忧愤:生活中充斥着种种可笑的畸人怪象,可是,可笑的势力却又统治着俄国,欺压着百姓,这不能不引起作家深切的忧思。正是这种幽默带领我们“去历览整个浩阔壮大的、奔腾不息的人生,透过世人所能见到的笑和世人见不到的、没有品尝过的泪去历览人生!”(《死魂灵》第七章)这是一种“含泪的笑”。

取笑和嘲弄生活中种种庸俗和猥琐的丑陋现象构成了果戈理幽默艺术的主要内容。作家通过笑的力量对庸俗卑微的丑相作了愤怒的谴责和辛辣的讽刺。普希金在谈到果戈理的创作时说:“还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能把庸人的鄙俗无聊如此鲜明地展示出来,让一切不为人们注意的琐事清清楚楚地呈现在大家的眼前^③。”而这些庸人主要是高踞上层社会的地主乡绅和贵族官僚。他们对功名的追逐、对金钱的贪欲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们衣着华丽,外表体面,举止端雅,往往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的架式,可内心深处却空虚无聊,精神生活极端贫乏,无论是生

① 波斯彼洛夫著,邱榆若等译《文艺学引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36页。

② 满涛译《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118页。

③ 斯捷潘诺夫著,张达三等译《果戈理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5页。

活目标还是生活方式都毫无价值可言。这是一群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废物。作家在描写他们的颊髯、唇髭、领带、大衣时极尽赞美、叹赏甚至羡慕之能事，在描述他们吃喝睡觉的情形时也不惜笔墨，大事渲染，仿佛他们的生活除此之外便再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而当作家的笔端触及到他们的精神风貌，如他们对艺术、书籍、科学的态度时，他们则显得愚昧无知而又滑稽可笑。从幽默的表现形式来看，作家善用夸张、怪诞、有悖逻辑、化人为物的比喻等手法。

纵观果戈理的整个创作历程，他的幽默艺术是发展变化的，大致经历了从谐谑式的幽默过渡到伤感的幽默，再发展到讽刺性幽默这样一个过程。下面，我们就以本书所选取的篇目为主线，对果戈理作品的幽默风格及其思想内涵作一粗略的分析。

果戈理的第一部小说集是《狄康卡近乡夜话》，这是一部描绘乌克兰普通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其中不乏民间格调的机智、诙谐和幽默，洋溢着盎然的生活情趣。富有瑰丽色彩的乌克兰民间传说与乌克兰的民俗乡习交织在一起，使劳动人民的生活充满了诗情画意，使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圣诞节前夜》是这部小说集中较为典型的篇什。故事以铁匠瓦库拉和乡村美女奥克桑娜相恋的过程为主线。瓦库拉性格刚毅，体力过人，却不乏机智，他多才多艺，画得一手好画。为了博取奥克桑娜的青睐，他答应给她寻来一双女皇的御鞋。他的机智和狡黠在叶卡捷琳娜二世面前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终于求得了御鞋，而奥克桑娜也早已倾心于他，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俄罗斯著名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以这篇作品的情节为基础谱写了歌剧《御鞋》。作者在刻画魔鬼、妖精等这些反面角色时，表现出机智俏皮、充满谐趣的幽默。一方面，作者赋予了他们以现实特征，包括人的特征，使他们显得滑稽可笑。作家这样形容魔鬼的外表：“从前面看，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人：一张脸长得细细小小的……脸的下端就像我们的猪，长着一张拱嘴。腿也很细，假如雅列斯科夫的村长有这样的一双腿，那么他一跳起卡扎

乔克舞来,便准会把双腿折断。但从后面看去,他却是一个真正的、身穿制服的省城法院的监察官,因为他的身后拖着衣服的下摆,尖尖的、长长的,就像如今礼服上的后襟一样。”人的特征在魔鬼的举止中则更为显著:“妖精突然发现自己身处黑暗之中,不禁大叫一声。于是魔鬼摆出一副奉承谄媚的样子挨上前去,拉住她的一只胳膊,并附在她的耳畔喃喃咕咕地说起人们通常对所有女性喁喁私语的那一套情话。”另一方面,虽然魔鬼和妖精作为邪恶势力的代表想加害于人类,但人却能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来降伏他们,并借他们之助去实现自己的美好意愿,如瓦库拉让魔鬼驮着自己进皇宫向女皇索要御鞋。因此,这里的幽默是对以妖魔鬼怪为代表的邪恶势力的戏谑性嘲弄,这种幽默使人发出轻快爽朗的笑声。

《伊凡·费多罗维奇·希邦卡和他的姨妈》在取材和表现风格上与《狄康卡近乡夜话》小说集中的其他作品明显不同,这是一篇写实作品,真实地描述了地主的生活情状。如果说其他作品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那么这篇作品则揭露了地主阶层的腐朽和猥琐;如果说其他作品所反映的世界是流动的,色彩斑斓、绚丽多姿的,那么这篇作品所描绘的世界则是静止的,灰暗沉闷、枯燥乏味的。正是从这篇作品开始,果戈理向庸俗正式宣战。希邦卡没有任何性格可言,他的精神生活极其贫乏,除了一本算命的书几乎什么书也不读。他愚不可及,有时连说话也感到相当吃力。他跟姨妈为他物色的对象呆坐在一起的情形,与其他作品中充满青春活力的少男少女那炽烈的爱情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他的视野非常狭窄,将精力都耗费在一些无聊的琐事上。此外,作家还刻画了一系列不同的地主形象:精明能干、善于颐指气使的姨妈;咋咋呼呼、老谋深算的格里戈利·格里戈利耶维奇·斯托尔钦柯;好饶舌的伊凡·伊凡诺维奇;成天价忙得团团转的斯托尔钦柯的母亲。这样作家就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整个地主阶层的生活。在描绘地主们的外貌特征时,果戈理大量使用了具有幽默色彩的、化人为物的比

喻手法：斯托尔钦柯的母亲“矮矮的个头，十足是一把盖着包发帽的咖啡壶”；伊凡·伊凡诺维奇的脑袋“蜷缩在衣领里，就像坐在一辆带篷的马车里似的”；“格里戈利·格里戈利耶维奇一头扎倒在铺上，倒像是一床巨大的羽毛褥子压在另外一床的上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以调侃的笔调写道，故事的结尾部分被老太婆拿去烤馅饼用了，因此这个故事有头无尾。其实希邦卡和他的姨妈的全部生活也仅此而已，不会再有什么新的内容了，与其想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尾，倒不如去尝一尝老太婆用结尾部分的纸页烤出来的馅饼呢。这篇作品所反映出的庸俗还显得比较脆弱，不堪一击，因此这里的幽默是温和的。

果戈理的第二部小说集《米尔哥罗德》还是以乌克兰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进一步展现了地主乡绅卑琐庸俗、无聊至极的精神世界。在这部小说集中，幽默的格调前后是有所变化的。如果说小说集的开篇《旧式地主》是感伤式的幽默，那么其末篇《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则属于讽刺性幽默。《旧式地主》从故事内容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描写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和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这对地主夫妇的寄生生活。他们的生活范围极其狭窄，他们对院落以外的世界感到非常陌生和怪异。他们无忧无虑地过着平庸恬淡的生活，在田庄经营管理上不思进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吃喝上，吃喝成了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在介绍房间的陈设时，果戈理这样描述房间主人对绘画的态度：“房间的墙壁上装饰着一些大大小小的镶嵌在旧式窄框中的画像。我相信，主人们早已忘记了画像的内容，要是取走了其中的几幅，他们肯定是不大会发觉的……有一个窄小的画框里镶着拉法里耶尔公爵夫人的画像，上面布满了苍蝇的污迹。”不过，即使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对他们还是寄予深切同情的。在第二部分中，作者以颂扬的笔调谱写了一曲感人的爱情篇章。这对地主夫妇相敬如宾，相依为命，将全部的爱都倾注到了对方身上。他们的内心深处

闪耀着金子般粲然的品质,然而他们的优良品质却被庸俗、空虚的生活所遮蔽,未能得以充分的展示,是生活环境泯灭了他们的美好品质。别林斯基对这篇作品作了精细而中肯的评价,他说:“你读到两个可爱的怪物过着单纯的生活,在时时刻刻‘吃食’各种各样东西中打发日子,你忍不住要发笑;你嘲笑那被强有力的习惯所巩固、后来转化为习惯的纯朴的爱情,可是你的笑是快乐而善良的,里面没有任何愤怒的、屈辱的东西。可是善良的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的死却带着切肤之痛感动你,接着,你会病痛地同情那个由于失去保姆而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像中风一样瘫痪麻木的老小孩的凄凉的悲痛^①……”普希金也这样评论道:“这是一部诙谐、动人的田园诗,它使您含着忧伤和感动的眼泪笑了^②。”因此,这是一种悲伤感动的幽默,但仍属于否定性幽默。

《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标志着果戈理的幽默艺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所特有的讽刺性幽默在这部小说中已锋芒毕露。作家嘲讽的对象是两位相邻而居的地主——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他们是一对难得的好朋友”。伊凡·伊凡诺维奇视名分高于一切,容不得别人对自己的官衔和姓氏有半点的不恭,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将他粗暴无礼地戏称为“公鹅”,更有甚者,还在他们两家的交界处盖起一座鹅棚,以加深对伊凡·伊凡诺维奇的污辱。于是这对昔日的挚友反目为仇,打起了官司,从此他俩的精力都耗费在这场无谓的官司上,展开了一场互不相让的拉锯战。可见他们的内心生活是多么空虚无聊!然而作家却对他们的外表浓墨重彩地大加赞赏:“伊凡·伊凡诺维奇的那件短大衣真是漂亮极啦!简直没治了!那上面的羔皮!好家伙,那羔皮可棒啦!灰蓝色的,还带有寒光哩!我敢打

① 满涛译《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121页。

② 袁晚禾等编《果戈理评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9页。

赌，谁也不会有这样的皮子，不管赌什么都行！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们看看那羔皮，尤其是他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你们从侧面瞧一瞧，绝啦！……”似乎伊凡·伊凡诺维奇的全部价值都体现到了他的短大衣上！有时，这种惊叹和赞美与紧随其后的句子在内容上毫无联系，甚至有悖逻辑：“伊凡·伊凡诺维奇是个了不起的人！他非常喜欢吃甜瓜。那是他嗜爱的食物。”显然，这是一种佯装的赞美，是辛辣无比的嘲讽。在这篇小说中，作家还用怪诞的手法来制造其幽默效果，如伊凡·伊凡诺维奇家的母猪跑进法院叨走了伊凡·尼基福罗维奇的状态。

在小说集《彼得堡故事》中，作家将讽刺的笔锋从乡村地主转向了京城贵族。

《涅瓦大街》叙述了画家皮斯卡廖夫和中尉皮戈罗夫的不同遭遇。皮斯卡廖夫是一个醉心于艺术、对现实世界充满浪漫幻想的年轻画家。在一个朦胧的夜晚，他走在涅瓦大街上看见了一个美女，他觉得这正是他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美的化身，然而这位美女却是一个街头妓女。他不愿承认、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最后他万念俱灰，在绝望中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与皮斯卡廖夫的凄惨命运相反，皮戈罗夫中尉虽然是一个下流无耻的家伙，但却春风得意，活得潇洒滋润。他死乞白赖地追逐调戏一个德国匠人的妻子，尽管费尽心机，到头来却被这位匠人痛打了一顿，只好悻然而去。起先，他决心报此耻辱，可是当他在咖啡馆里吃了两块点心，看了一会儿报纸之后，又照样怀着愉快的心情参加晚会去了。简直无耻到了极点！作家告诉我们，彼得堡不是正直善良的艺术家的生存之地，而是皮戈罗夫这类无耻之徒的乐园。在这篇小说中，作家一些典型的幽默手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对出现在涅瓦大街上的胡子、领带，作家作了精细的描写和慷慨的赞美，似乎这些标志比人本身更为重要：“你在这里可以见到美轮美奂，以其非凡惊人的技巧从领带下面穿过来的络腮胡子，有天鹅绒般的，也有缎子一样的，还

有黑得像貂皮或煤炭似的……你在这里可以看到精美绝伦，连笔墨也无法描绘的小胡子。这是耗去了最为美好的半世年华的小胡子——长期以来日日夜夜悉心照拂的对象；这是洒满沁人心脾的香水和香料，搽满所有最为名贵最为稀有的香膏的小胡子，夜晚用薄薄的仿皮纸卷起来的小胡子，深得主人喜爱、引来路人艳羡目光的小胡子。”再如作品的开头对涅瓦大街作了这样的赞美：“世上没有什么比涅瓦大街再好不过的了，至少在彼得堡是这样。它代表了这座城市的一切。这条街道可是我们的京都之花，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在涅瓦大街上，你遇见的一切，都显得彬彬有礼……”然而在作品的结尾，作者又这样写道：“啊，可别相信这条涅瓦大街！……一切都是骗局，一切都是幻影，一切都不是您以为的那样！”因为在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的背后掩藏着卑鄙和龌龊。显然，这是一种酣畅淋漓的嘲讽。总之，无论是人的体面外表还是涅瓦大街的烜赫繁华都是虚假的，仅仅是表象而已。

《鼻子》运用怪诞的手法嘲笑上流人士对功名利禄的迷醉。故事主人公八品文官科瓦廖夫少校忽然发现自己的鼻子不见了，堂堂少校岂能没有鼻子！要知道鼻子和美髯、华服、漂亮的领带一样都是体面的标志和象征。他四处寻找，在一个教堂里，他找到了自己的鼻子。这个鼻子已摇身一变，成了一个五品文官，于是科瓦廖夫在自己的鼻子面前卑躬屈膝，请求他回到原位，孰料鼻子对他嗤之以鼻。后来这个鼻子被警察抓住了，原来他不是五品文官，而是冒牌货。这样鼻子又乖乖地回到了原位。这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使我们思考起这样一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究竟是什么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是官位还是占据这一官位的人？作品告诉我们，显然是官位。人一旦失去了官位，也就随之失去了自身的价值，而变得微不足道，可怜可悲。因此，科瓦廖夫之流看重的是官位，而不是人本身，他们不懂得尊重人，甚至对自己也不尊重。当科瓦廖夫发现他的鼻子的官位比他还高出三品时，不就摆出了一副奴颜婢膝的样

子吗!值得注意的是,果戈理本来是把小说的情节安排在科瓦廖夫的梦魇中来处理的,即整个故事是由科瓦廖夫梦境构成的,后来作家将故事中所发生的事件改为科瓦廖夫的现实经历,这就增加了小说的现实性,说明生活本身原来就是一场恶梦。这正是作品的深刻寓意所在。

金钱和功名一样,也是戕害人类心灵的毒素。在《肖像》中,作家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画家由于金钱的诱惑而走向堕落的过程。恰尔特科夫是一位决心献身于艺术的天才画家,可是当他看到许多平庸的流行画家在“大把大把地捞钱”时,他却耐不住清贫与寂寞,变得浮躁起来。自从有一次他意外地得到了一袋金币之后,他就走向了堕落的深渊。他开始将敛聚钱财视为自己的生活目标,“他全部的感情和激情都倾注在金币上了。金币成了他的酷嗜、理想、担惊受怕的缘由、快乐之源、人生的追求目标。一沓沓的钞票在钱柜里越摞越高,正像所有命中注定得到这份可怖馈赠的人一样,他变成了一个无聊透顶、除了金币什么都一概不问的不可思议的吝啬鬼和不可救药的守财奴……”从此他背弃了艺术原则,他将艺术变为赚钱的工具。最后他发现自己虽然赚得了大笔钱财,但艺术灵感却已枯竭,于是他痛恨一切充满灵感的艺术作品,不惜重金买下了许多艺术精品,并气急败坏地将它们一一毁掉。不仅是金钱可以玷污艺术,权贵官吏们的低级趣味也破坏了艺术的纯洁性。这些人虽然对艺术一窍不通,却可以对画家指手画脚。作品中的巡长对绘画的无知到了可笑的地步。他指着一幅画说:“这娘儿们倒是……挺风骚。可是这个人的鼻子底下干吗画得这么黑?怎么,他给自己撒了一层烟丝?”当恰尔特科夫告诉他这是阴影时,他却荒唐地说道:“那完全可以把阴影挪到别的地方去嘛,画在鼻子底下也太显眼了。”至于登门求画的那些贵妇和绅士们对恰尔特科夫所提出的五花八门的要求,则更是让人啼笑皆非。

《马车》通篇由一则笑话构成,作者以玲珑剔透的形式对上流

人物的表面浮华和内心猥琐作了有力的鞭挞。某县城地主切尔托库茨基仪表堂堂,谈吐高雅,时时处处都保持着一副标准的贵族派头。他精明灵巧,能说会道。有一次,他邀请军官先生们去他家里做客并观赏一下那辆他说成是“神奇的”、“极好的”而实际上是“普普通通”的马车。当军官们如约来到他家时,他却由于头天晚上多喝了两杯而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于是他只好躲进那辆马车里,但结果还是被军官们发现了。他穿着睡衣、蜷缩着身子“呈现在军官们的眼前”的情形寓意深刻:它剥去了上流人物高雅体面的面具,使他们现出了原形。列夫·托尔斯泰非常欣赏这篇作品,他说:“就某一方面来说,这是一部至善至美的力作^①。”

果戈理笑的艺术在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在《作者自白》中说:“我看清了在我的作品中笑得没有意义,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笑。要笑最好狠狠地笑那些真正值得人人加以嘲笑的东西。”他又说:“我决定在《钦差大臣》里将我当时所知道的俄国的一切坏事,将最应该是公正的地方和场合所出现的所有不公正的事情统统集中起来,一起加以嘲笑^②。”这部喜剧的情节几近荒诞:在外省的某个县城,从彼得堡来的年轻人赫列斯塔科夫由于囊中告罄被困在一家小旅店里。这个市的市长及他的僚属由于平日贪赃枉法而心惊胆战,在恐惧心理的驱使下,他们将这位年轻人认定是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为了蒙混过关,市长一方面设法将自己和下属们的丑行劣迹遮掩起来,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巴结讨好这位“上峰”,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这位彼得堡的花花公子也就顺水推舟,自我吹嘘,信口雌黄,漫天撒谎,将这些宦海沉浮的官僚们着实骗了一把。临行前,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市长“蠢得像一匹灰色的骗马”,慈善医院院长“是一只头戴小圆帽

① 袁晚禾等编《果戈理评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53页。

② 袁晚禾等编《果戈理评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第4页。

的猪”，等等。剧作家将这些官僚尽情地耍弄了一番之后，临了又安排了这样一个场景：真的钦差大臣即将莅临，消息传来，贵族们一个个都露出了呆若木鸡的丑态。市长和赫列斯塔科夫是全剧的主要人物。市长是腐朽的沙俄官僚体制的典型代表。他贪污受贿，营私舞弊，专横暴戾，鱼肉百姓。他在官场上混迹多年，骗术高超，曾“骗过三个省长”，然而最后竟栽在了一个“没有头脑”的轻浮无聊之辈的手里，这显得十分可笑。不过，他对观众说的那句“你们笑什么？笑你们自己吧！”的台词，却带有普遍性的警世意味。赫列斯塔科夫是全剧的中心人物。他是那一时代寄生阶层的代表，一方面轻狂，浅薄，愚笨，渺小，是一个十足的“没用的窝囊废”，另一方面却竭力装扮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这一人物形象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因为想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庸俗特征，正如果戈理所说：“任何人都至少做过一分钟（如果不是几分钟的话）的赫列斯塔科夫^①……”笑是贯穿于全剧的核心，果戈理称笑是全剧中的“一个正直而高尚的人物^②”。

果戈理的笑不仅是对沙俄时代种种丑陋现象的嘲笑，而且还是对人类一些庸俗特征的奚落，因此果戈理的笑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果戈理幽默风格的成因涉及诸多因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作家本人的世界观。自九十年代以来，俄罗斯文学界对果戈理的世界观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提出了许多完全不同于传统观点的新见解。这里，限于篇幅，我们对这个问题不作探讨。

这本《果戈理幽默作品选》中的所有篇目都已有现成的译文，这里我们作了重译的尝试。在吸取现有译本的长处的基础上，注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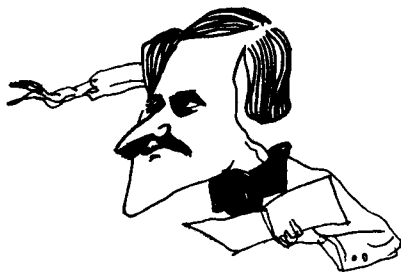
① 斯捷潘诺夫著，张达三等译《果戈理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1页。

② 钱中文著《果戈理及其讽刺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83页。

了自己的理解和领悟，不知我们的尝试是否成功。

最后，特别要感谢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张子清教授、余一中教授和漓江出版社的莫雅平先生所给予的各种帮助和指导。

1996年9月



目 录



“含泪的笑”——谈果戈理的幽默艺术 王加兴

圣诞节前夜 1—47

伊凡·费多罗维奇·希帮卡和他的姨妈 48—74

旧式地主 75—98

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

吵架的故事 99—150

涅瓦大街 151—185

鼻子 186—211

肖像 212—265

马车 266—278

钦差大臣 279—379